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三十五回 會新親譜聯姐妹 重親誼喜定蟾珠

話說王夫人同著平兒出去迎接親家，珠大奶奶跟著往外就走，珍大奶奶將他拉了一下。李宮裁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珍大奶奶輕輕說道：「讓平丫頭同太太先去接親家，咱們攪在裡面幹什麼？況且寶丫頭同四丫頭也還沒有下來，咱們到底等他兩個同去。」珠大奶奶點頭。等了一會，寶釵、珍珠下來，問道：「你們不去接親家嗎？」珍大奶奶道：「在這兒等你們同去。」五個人說笑著出了垂花門，聽見各位太太在正廳上，新姑爺同珍大爺在大廳上。奶奶們來到正廳，瞧見太太同桂太太正在行禮。寶釵、珍珠先過去給柏夫人請安道喜。珍大奶奶、珍大奶奶、蓉大奶奶也過來請安，彼此道喜。寶釵道：「怎麼桂大妹妹站在那邊呢？」柏夫人笑道：「他今日來做新親，還沒有同親家媽見禮，所以站在那邊。」王夫人同桂太太拜完之後，就讓璉二奶奶同桂太太兩親家見禮。今日平兒是五品補服大妝扮，兩親家對拜了八拜。蟾珠拜過王夫人同親媽太太，就是珠大奶奶們四位過去同桂太太行新親禮，又同蟾珠相拜。接著是蓉大奶奶過來拜見。祝太太同王夫人道喜。整整鬧了半日，這才讓坐。桂太太定不肯僭祝太太的坐位，謙讓半日，又不肯僭王夫人親家媽的坐位，總說不敢有僭，讓個不了。將柏夫人讓的著急說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且依著咱們，坐這一位，等我坐下定一定。我這會兒叫你讓的頭都發暈，你再讓一會兒，我可要栽倒了。」桂太太聽見這樣說，只得遵命告坐。太太們挨次坐下。寶釵拉著桂蟾珠同大奶奶們，都到西邊一溜兒的紫檀圈椅上坐下。賈府裡幾個體面嫂子，每人端個洋漆小盤子，盛著鑲銀碗的果子茶。第一位是桂太太，第二位是祝太太，第三位是太太，第四位打偏是璉二奶奶，接連吃過三道茶。這邊奶奶、姑娘們也是三道茶。桂大爺在大廳上，是珍大爺父子陪著，也是照樣兒的果茶。用茶已畢，賈珍道：「昨日見尊大人，說起也就要起身，秋涼時候正好長行。」桂堂道：「父親急欲起身，一者為文憑尚未領得，二者為盤費難以張羅，所以尚不能擇日。」

賈珍正在敘談，林之孝來請珍大爺陪姑爺過寧府去見太爺、太太。桂堂聽說，趕忙站起來。珍大爺同蓉大爺陪著姑爺出去，上車到了寧府，林之孝同桂府的杜麻子同跟過去。珍大爺們下車，一直同到上房見賈赦同邢夫人，兩位老人家看見這孫女婿，十分歡喜。桂堂跪下去，恭恭敬敬拜了八拜，轉身拜過賈珍，又同賈蓉見禮。邢夫人將桂堂拉在身邊，看了又看，笑著對賈赦道：「真是巧丫頭的福氣，得這麼一個好姑爺！」賈赦道：「這孫女婿，將來很有出息。」邢夫人吩咐媳婦們，就在上房擺設果子點心，帶著蓉哥兒陪坐。邢夫人對著賈珍道：「你是大爺，陪著他倒彼此拘束，不如竟讓蓉哥兒陪他罷。」賈珍道：

「本來今日是通政使大堂張大人家娶媳婦，已經請過幾次，因為等著姑爺來見過了面。這會兒要到張家去道喜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很好，你竟去罷。」賈珍答應，辭過大老爺同太太，又對桂堂說道：「我不奉陪姑爺，叫你大哥相陪坐坐罷。」桂堂趕忙站起說道：「大爺只管請便。」賈珍吩咐賈蓉道：「你陪妹夫坐坐，一會兒過去對二奶奶說，我有事不陪姑爺了。晚上坐席不用等我，就是你陪罷。」賈蓉答應，同桂堂站著候珍大爺出去，又才坐下吃了一會。嫂子們來回太太道：「跟姑爺來的家人們給太爺、太太磕頭道喜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多謝他們。叫門上的陪著吃個點心，歇歇兒。」嫂子們連聲答應，出去回話。賈赦道：「我也來陪孫女婿吃個點心。」姑娘們聽見，趕忙端過杌子，賈赦坐下，姑娘們另換上新茶。邢夫人同著孫女婿說說問問，十分親熱，說道：「我今日本來也要過去，因前幾天出門受了點暑，身上不好。這幾天連飯也懶得吃，頭上還有些發燒。昨日你二奶奶過來請我，我想道，罷呀，就過去了也坐不住。等過一半天，橫豈要請你媽媽到這裡來，咱們姐妹們也要談談。」桂堂道：「媽媽也要過來給奶奶請安辭行呢。」賈赦道：「我也要請你父親過來坐坐。我有幾個舊交好友都在廣東，將來我有書子給他們，都有照應。」桂堂連聲答應。

賈蓉道：「那邊還沒有磕頭呢，二奶奶們都還等著，妹夫也該過去罷。」邢夫人道：「仔嗎二奶奶那裡沒有磕頭嗎？」賈蓉道：「還沒有磕去。二奶奶吩咐先到這裡。」邢夫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倒不好多留，且過一半天再來接你。」桂堂答應，辭了太爺、太太，賈蓉陪著出來，上車又到榮府。

此時太太們在正廳上說些謙虛客話。桂太太稱王夫人是太親媽老太太，王夫人再三說道：「親家太太，你這樣稱呼，我實在不安。咱們是四門親家，你要這樣拘禮，我就不敢親近你了。」桂太太笑道：「本來是長親，名分在此，不能不這樣稱呼。」祝太太道：「我倒有一個調停的法兒，不知可還使得，省得兩位親家太太彼此謙讓。」王夫人忙問道：「怎麼個調停法兒？倒要請教。」柏夫人道：「今兒是上好吉日，咱們又是至親聚在一處，何不咱們三個人拜了姐妹，彼此既好稱呼，又好關切商量辦事，省了多少客氣！這件事不知可還使得？」王夫人不等說完，歡喜的連忙說道：「好極！咱們竟是這樣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我如何敢同太親媽拜姐妹呢？」柏夫人笑道：「桂三妹妹過有些酸味兒。」王夫人吩咐珠大奶奶，命他們點起香燭，就在正廳中間對著那一幅大三星面前鋪下紅氈。一會兒擺設妥當，王夫人命寶釵取筆硯、大紅全帖。三位太太敘了年齒：王夫人居長，祝太太次之，桂太太第三。王夫人先念著，叫寶釵寫道：賈門王氏容莊，年五十六歲，九月十八日辰時生。

祝太太念道：祝門柏氏抱貞，年五十三歲，十二月初十日寅時生。■桂太太念道：桂門金氏香樹，年三十七歲，八月初八日子時生。■寶釵寫完，王夫人就叫用雙紅全柬照著寫三個。三位太太一齊焚香，向上拜了八拜，對拜一番。金夫人笑道：

「咱們各盡各道，我同親家太太、兩位大親家太太、二親家太太、四姑太太也拜個姐妹兒，彼此都省得謙虛。」王夫人道：

「我給三妹妹調停，這個意思，除了我這邊的，到底不便。你竟同你親家、大親家拜了罷。」珍大奶奶趕忙說道：「我也不便同三姨兒拜姐妹，竟是璉二妹妹兩親家拜了，倒是正理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你到底不比得你大姐姐，這又何妨呢？」珍大奶奶定不肯，說道：「我同三姨兒叫親家姐姐都使得，拜是斷不敢拜的。」祝太太道：「既是咱們大親家太太這樣過謙，三妹妹同親家太太拜了罷。」於是，桂太太同璉二奶奶兩親家也拜了姐妹。珍大奶奶們這一班拉著璉二奶奶都過來拜過兩位姨兒。桂蟾珠過來剛要下拜，王夫人趕忙拉住道：「三妹妹，你將這女兒過繼與我罷，他又好稱呼。」祝太太、桂太太都說：

「甚是。」吩咐擺好椅子，請王夫人坐下，命蟾珠拜了媽媽，又同諸位嫂子、姐姐們磕過頭。王夫人笑道：「這會兒都是姐妹親家，可以不用謙讓。咱們熱鬧了這半天，也忘了姑爺過來沒有。」蓉大奶奶道：「我剛才問過，說還沒有過來呢。」珍大奶奶笑道：「爺爺同奶奶瞧見這個孫女婿，那裡就肯放他過來？」柏夫人道：「偏生大太太身子不好，今兒又不過來大家熱鬧。」珍大奶奶道：「大太太說過，等身子好些兒要請二姨兒同親家姨兒過去坐坐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我一天去見太太，辭行暢敘一天。」嫂子們回道：「姑爺過來了。」桂太太道：「叫他進來磕頭吧。」嫂子們答應出來。一會兒蓉大爺陪著進來。先讓賈蓉見過兩位太太同蟾珠姑娘，請姑爺給二奶奶磕頭。

另又添上一個坐兒，請丈母坐下受禮。平兒謙讓一會，難以推卻，只得先給王夫人磕過頭，同祝太太、桂太太們道個罪，又向三位奶奶、四姑娘致意過，這才轉身受姑爺磕頭。接著眾人同姑爺見禮，鬧了半日才完。王夫人拉著桂堂笑道：「你是我的外甥，又是姪孫女婿，到底算那一條兒呢？這會兒且叫我大姨娘，等著姑娘過了門再叫我二奶奶罷。」賈蓉過來說道：

「父親叫回二奶奶，要往別處去道喜，不能來陪妹夫。一會兒坐席也不用等，就叫蓉兒在這裡陪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罷。你親在這裡，你哥兒兩個倒拘的慌，這倒很好。咱們也要到上屋去坐。」柏夫人們都說：「甚是。咱們這會兒不算新親了，倒很爽快。」三位太太同珠大奶奶、珍大奶奶、璉二奶奶六位來到上房，寶釵、珍珠、蓉大奶奶拉著蟾珠、芙蓉到秋爽齋來。

賈蓉陪著桂堂往大觀園去逛。那些嫂子、姑娘們分做三處照應，又將跟來的姑娘、嫂子們邀在花廳裡坐著吃茶。

寶釵們到了秋爽齋，芙蓉不敢同坐，再三謙讓。寶釵道：

「好討厭，你怎麼也鬧的這麼酸手兒？」珍珠道：「老太太，你坐下罷，別鬧的鈕兒邱兒的，叫人發煩！」芙蓉笑著坐下。

暢談一會，十分相契。寶釵道：「今日三位太太這樣一辦，真是省了多少客氣。咱們也很舒服，還管著又親熱，將來還省了好些繁事。真是咱們太太想得到，這件事辦的我很樂。」珍珠笑道：「那天媽媽也提起過這件事，說等著幾時我邀了桂三舅母去同你們太太拜姐妹，我回來就忘了對太太說。可巧的今兒拜了姐妹。真是前世的姐妹，到底還是要做姐妹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太太們拜了前世的姐妹，咱們為什麼不拜個今世的姐妹呢？」珍珠道：「咱們同那幾個拜？」寶釵道：「不用拉人，在坐兒的就很夠了。」蓉大奶奶道：「我怎麼同孀子、姑姑們拜姐妹呢？別叫人聽了當笑話。除掉了我，孀子們去拜罷。」芙蓉道：「我是更不敢的了，連這坐坐都是不該的，不過是姑娘、奶奶們的抬舉。若是越分之事，那是斷不敢從命的。」寶釵道：

「我最嫌你們這些酸氣，你兩個那輩子一定是老西兒變來的，一開口就是酸味兒。」蓉大奶奶們都一齊大笑。珍珠道：「不用說了。我來開單，敘出年歲，咱們再議。」走到裡間對寶釵道：「你們各人寫出年歲，我來總寫。」蓉大奶奶們也不好再推，只得各人寫出八字，交與珍珠。

寶釵道：「這間屋裡可是找不出一張紅紙兒來。」珍珠笑道：「寶太太近來鬧的俗不可耐，開口就是紅紙兒。你等著我去找張硃砂箋，再泥他一碟真金，給你硃砂箋上寫金字兒，比紅紙兒還不熱鬧嗎？」說的寶釵們都吃吃大笑，說道：「咱們出去，讓他去寫。」不一會，珍珠寫完出來，眾人圍著看，那上面寫的是：賈張氏淑姜，年二十四歲，正月二十七日未時生；賈薛氏寶釵，年二十一歲，三月初四日巳時生；賈珍珠，年二十歲，二月十三日午時生；江芙蓉，年十九歲，十月十二日酉時生；桂蟾珠，年十五歲，八月十六日子時生。■蓉大奶奶笑道：「怎麼將我寫在頭裡？」寶釵笑道：「誰叫你年紀比咱們大呢。」蓉大奶奶道：「我不管年紀大不大，我輩分兒小，這會兒要拉上我拜姐妹，我情願在盡後做個妹妹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你真是搜攬，那裡有個妹妹的年紀比姐姐的大呢？」珍珠笑道：「我倒教你一個稱呼，以後你竟叫孀子妹妹、姑姑妹妹就完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再說說要黑了，磕個頭兒，好吃點心。」珍珠笑道：「咱們也不用供個關帝財神爺、備個三牲香燭，就是這樣磕個素頭兒嗎？」寶釵道：「咱們竟對著這一林的綠竹子兒磕個頭兒罷。」眾人俱說：「甚是。」挨次兒站定，一齊下拜。珍珠道：「自此以後，情同手足，富貴貧賤毋許相忘。」眾人都一一答應，姐妹們十分親熱，敘齒坐下，吃午茶點心，彼此並無客氣。

祝太太們來到上房，有趙奶子、唐奶子抱著兩個哥兒上來，給太太們請安道喜。兩位太太輪著抱了一會，王夫人因天氣暑熱，恐太太們累著，吩咐奶子們抱去。各位太太換了常服，就在上房散坐談心。

王夫人問起祝親家的病勢到底怎樣，柏夫人歎息道：「你親家的病，總是忽輕忽重，叫人難以測度。我瞧著竟有些兒費事，這幾天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總也沒有接著一封家信。昨日個說什麼夢見三兄弟來辭行。同他到了一所大房子裡去，又是二兄弟屋裡的素蘭拉住他大笑。他醒過來，正交三鼓。你親家說，這夢甚是不祥。我說這是心記夢，不用去想他。說呢雖是這樣說，到底這夢做的不好。」金夫人道：「你三兄弟也做個夢，說是什麼姻緣前定，又是什麼賈太太的話。我因為是個大早上，很嫌人家說夢，就趕著攔住，不叫他再說。」柏夫人道：

「他昨日在那裡也提起，說是夢玉將他一抱就醒了，我也記不真他說的那個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賈太太也不知是誰？說的句是什麼話？」平兒問道：「三老爺今年有多少年紀？」柏夫人道：「我一會兒記不真他是三十幾歲，可憐也是無兒無女。聽見說三太太帶著身子，將來不知是男是女。我們老哥兒三個，就共的是夢玉一人。」珍大奶奶問道：「兄弟做親沒有？」祝太太道：「因為今年是老太太的大慶，春間趕著完姻，娶的是我們小姑子梅大妹妹的兩個女兒，叫海珠、掌珠，都算是二房裡的媳婦。」太太們正在說話，伺候的媳婦們來請示下，回道：「寶二奶奶們的點心已擺在秋爽齋，姑爺的點心擺在瀟湘館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咱們的就擺在這兒罷。」媳婦們答應了，趕忙擺了三桌。桂太太道：「擺這些做什麼？咱們坐在一堆兒，又好說話。」柏夫人們都說：「甚是。」姐妹共坐一桌。柏夫人吃著點心，又接著對珍大奶奶說道：「夢玉於今過繼到咱們大房裡來了，我也替他定了兩門好親事。等著你親家病好些兒，也就回去給他完姻。」珍大奶奶道：「聽說姨夫的病一會兒難得就好。何不將夢玉兄弟接了進來完姻呢？不知這親家是遠是近？」柏夫人笑道：「也遠，也近。他原要進來的，因為要過老太太的生日，二層我們秋間也一定回去，所以不叫他進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真叫做遠在千里，近在眼前。」就拉著珍大奶奶在他耳邊說了幾句，珍大奶奶點頭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倒真是一件美事，這倒不錯，必得要回金陵才能行得。」

對著祝太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倒想出一件美事來，很該要辦才是。夢玉兄弟既是二房裡給他娶了兩個媳婦，這會兒二姨媽大房裡也給他定了兩門親事。何不替三房裡也娶一房媳婦？」

將來三房都有了孫子，豈不是個全美嗎？」王夫人點頭笑道：

「這也很是個道理。」柏夫人道：「雖然是個道理，但一時難得有合式的人家。若有合式的，我就作主定了。」珍大奶奶笑道：「現有很好的合式人家，二姨媽既可作主，我同璉二妹妹作媒，竟將蟾珠妹妹說給了兄弟，做個三房的媳婦。況且又是換門親，又是嫡親的外甥，這有什麼不好嗎？」柏夫人道：「我雖早有此心，見三兄弟同三妹妹沒有點兒口氣，不敢啟齒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只怕前日兩位親家的夢，應在這件事上也未可知。真是姻緣前定，我雖不敢相強，但是也不可錯過。三妹妹，你意下如何？」桂太太道：「夢玉是我嫡親外甥，我有什麼不肯呢？從小兒我最疼他。只是蟾珠年紀尚小，我這會兒還不能夠離他。就是定下，也要帶到廣東，且過幾年再送他做親。」

咱們也要當面說下，別我應了這句話，明兒過鎮江的時候，叫老太太硬將蟾珠留下。那個我是斷不能的。」柏夫人笑道：「只要你應了這句話，就隔三五年來做親，並沒有什麼使不得。你只管放心，我明日就發信回去，都替你說個明白就是了。」金夫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也不用去同三兄弟商量，我竟作主應了這親事罷。」柏夫人大樂，趕忙站起，先謝了兩位大媒，這才兩親家對拜。王夫人們又俱道喜。柏夫人取下一枝赤金雙如意，平兒道：「我這對珍珠和合送二姨媽做了插戴罷。」柏夫人大喜拜謝。桂太太吩咐去請姑娘來。伺候的姑娘們答應，趕忙去請。不一會，同著蟾珠進來。柏夫人笑道：「好兒子，我有兩件東西送你戴上。」說著，親自替他插戴，太太們又皆道喜。蟾珠心中領會，登時面脈飛紅，折轉身出去。李宮裁笑道：

「大妹妹也不等咱們道個喜兒就跑。」太太們都一齊大笑。

王夫人吩咐宮裁：「晚飯擺在秋爽齋。我同你二姨兒帶著你同珍大妹妹四個一桌，三姨兒同璉二妹妹他兩親家一桌，那一桌叫蓉哥兒陪著姑爺兩個人坐。大妹妹們擺一桌在綠竹齋。」

讓他們去熱鬧，咱們也不管他，愛怎麼樂就怎麼去樂。差不多些兒也就擺罷，你二姨兒心裡有事，要回去的早，別鬧到半夜三更的。他們跟來的嫂子、姐兒們不用等咱們，只管先吃罷。」

宮裁答應，出去吩咐料理。此時日已平西，賈府的嫂子們兩下裡分頭擺席，十分熱鬧。

蟾珠來到秋爽齋，眾人見他面紅面脹的，趕忙問道：「太太們叫你說什麼，你仔嗎鬧的這個樣兒？」蟾珠一聲也不言語，寶釵們猜不出其中就裡，盡著的追問，跟蟾珠的小姑娘紅妝忍不住說道：「祝太太給姑娘頭上戴了簪子，太太們道喜，姑娘就趕著下來了。」寶釵們笑道：「原來是大喜，咱們也該給妹妹道個喜。」蓉大奶奶笑道：「罷呀，五妹妹正臊的沒有處躲，咱們別鬧他了。」芙蓉道：「到底不知是誰家？」珍珠道：「這擺著是你家的事，不然怎麼要太太插戴呢？」正說著，只見嫂子們進來說道：「太太們在這裡擺席，姑爺同蓉大爺也在這裡。」蟾珠趕忙說道：「我不在這裡。」嫂子們笑道：「太太吩咐過了，姑娘們在綠竹齋擺一桌。」蟾珠道：「很好，咱們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叫蓉大姐姐同你先去，我同芙蓉妹妹、四姑娘三個人上去打個照面兒就來。」蓉大奶奶道：

「我不用上去瞧瞧嗎？」寶釵道：「你不用上去了，我替你對大嫂子說一聲兒就是了。橫暨今兒不行大禮，上席的時候未必必要咱們磕頭罷。」蟾珠道：「不用多說了，我同大姐姐先去，你們也要就來。」寶釵們點著頭，一齊出了秋爽齋的院門，彼此分路。寶釵、芙蓉、珍珠三個來到上房。不知太太們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